

## 腊月的动词

□ 肥西 张建春

腊月动词汹涌，温柔或者凶猛，捎带上阳光、风雨、霜雪的声音，与地气融合，和水意接壤，终而在时间的流逝里停顿，款款地交待出岁月深处的来龙去脉。动词闪躲，还是和一些物事结合了，准确而又贴切。随意拾取，竟是一个季节枝梢末节的聚合，合而为树，树影婆娜。摊粉扎、搓元宵、炸圆子、磨豆腐、蒸年糕、杀年猪、宰鸡鸭、挂挂面、贴门对、扫尘、祭祖先、放鞭炮……动宾结合，还原来一串串生活的原生态。动词轻轻咬合，放下时已经是活泼泼的整体，意韵无穷。摊、搓、炸、磨、蒸、杀、宰、挂、贴、扫、祭、放……还有更多，它们在时间的长河里奔腾，把一朵朵激溅的浪花解开了。

到了腊月天，不是风雨就是雪，在风雪的缝隙里，借个大太阳天，把一个个动词打捞上来，晾晾、晒晒，突然间，日子丰满了。

摊粉扎。粉扎好吃，是丘陵地带的尤物，摊粉扎的日子乃大日子。之前豆三分、米七分泡好了，磨成混合的浆，铁锅支好，炊烟升起，就可摊了。粉扎用摊字，把稻菽黏合在一起，倒像是过去乡村的日子，薄薄的，却有十二分的内蕴。

搓元宵。一个搓字生动，糯米面在手心拱动，似乎想从指缝间溜走。双掌对合，搓搓揉揉中，米和米更加贴合，留给牙齿和唇舌的只能是细密景色，风吹不进、雨淋不进。黏

食不可多吃，老奶奶一再叮嘱，可她已吃了一碗挂零。“哑巴吃汤元，心中有数”。元宵搓圆，来年有底气呀。

炸圆子。圆子不外乎糯米圆、挂面圆，炸成金黄色，好看好吃，一年到头团团圆圆最好，让炸圆子表达，一份心愿彻彻底底的可摆在桌面上。还有另一层意思，圆子有元宝的切题，拿了元宝就富足了。炸圆子当菜当食物，可早超出了这范畴。

磨豆腐。刘安发明的豆腐，走进了寻常百姓家，它如小家碧玉、邻家姑娘，村邻们喜爱，当作是自家闺女。豆子要磨，磨成浆煮而点之，方为豆腐。“石膏点豆腐，一物降一物”。说的是豆腐，又说的是禅意。磨吧，一年到头，何事不要磨，岁月磨匀了，日子才能过下去。“看人吃豆腐，牙齿快”，豆腐是常物，帝王牙齿咬动，寻常百姓嚼得碎。

蒸年糕。年糕是雅词，都说是蒸粑粑。糯米和籼米差月份，合在一起磨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就是一家人。捏而成形，柴火鼓气蒸，熟透了，是米的味，又不是米的味，凉透了，养进水中，沉入睡鱼，但等春天又醒来，正是新秧遍插时。一个蒸字，穿进新季节。

杀年猪。“人怕出名，猪怕壮。”壮实的猪难躲一刀。几个壮汉子上手，拎耳朵，拉后腿，拽尾巴，屠夫咬着刀登场，尖刀闪亮，血早溅出三尺。杀猪饭是必吃的，甩开肚子拼油水，滋滋润润的带响声。猪肉东家五斤西家十斤的称，没钱，赊着。此处的杀，没有杀气。有的是喜气，期

盼许久的欢喜。

宰鸡鸭。鸡鸭是家养，乘春天来前宰，春鸡大如牛，到那时舍不得。鸡鸭“嘎嘎”叫，撵得贴天飞，鸡撵上百步，撵了，等着吃刀子。老人念叨：鸡鸭鸡鸭你别怪，你是东家一盘菜，今年早早去，明年早早来。有怜悯的目光和鸡鸭对视，也仅是一瞬。鸡和吉近音，鸭呢？说不上。鸡一口，鸭一嘴，七嘴八舌，是日子哦。杀的动静太大，宰要文气些，用在鸡鸭上，是杀，也是温柔一刀。

挂挂面。挂面是挂出的，怎么挂？麦面揣好，半发酵，揣熟了，摆成条状，上架挂，凭自身重量和外力，伸长再伸长。好挂面细如发丝，擦根火柴能点着，火焰蓝艳艳，吹不灭。好日子能拉长，如是挂面。麦面有筋骨，好日子的脊梁挺得直直的。“一碗面，两个蛋”，是乡村的待客之道。清汤挂面，清汤白白，又是乡村的处事之道。

……腊月动词们如此，拉拉拽拽，起风了，下雪了，天冷了。摊了粉扎就是年。摊字领头，搓、炸、磨、挂、蒸、杀、宰等跟上，温柔或者凶猛，生生的把年抬将出来。扫了吊尘，贴门对；炸了鞭炮，吃年夜饭；焚了高香，祭祖宗；拜了大年，走亲戚……正月的动词和腊月的动词牵上了手，一脉相承中，低眉一笑，春来了。春也是动词，催开了冰封，拉出了嫩芽，开放了花朵，诱逗了蜂蝶。大地开始恋爱，世界绿了。

我拣拾腊月的动词，在雪后的夜晚，寻找和自己匹配的辞令。

## 《秋水无痕》却有痕

——赏析沈煜先生现代、古典诗集

□ 文林

沈煜先生《秋水无痕》现代、古典诗集由安徽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，在全省诗坛引起好评如潮。早在1985年，名震中国文坛大家鲁彦周，曾对沈煜发表在《安徽日报》上的小说《风雪夜归》作了评价：这部小说，我很喜欢。我喜欢的是它的风格，一种亲切的淡淡的抒情气氛扑面而来……读后会使人产生一种灵魂净化的感觉，这是此篇小说主要成功之处。我总感到，作者的文笔很朴素很优美，起步很扎实，我希望他再写出更好的小说来。这部小说不仅得到上述肯定，还被当时安庆军分区采用其中情节，编为国防教育感人肺腑的小戏，由当地黄梅剧团精心排演，参加全省组织国防主题文艺汇演。还有《中国农民调查》作者之一春桃女士在诗集题跋：沈煜用他400余首的诗词作品在现身说法，这就是，人虽老之将至，不仅只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乐，更应该老有所学老有所为，并且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呢！不错，秋水无痕，但，雁过留声。

值得沈煜先生欣慰的是战友给予他的鼓励和支持。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原主任许福芦教授在诗集题为《人生指缝中的幽香》序中：沈煜先生的诗心，在他的《秋水无痕》中可谓生气勃勃。那是蹉过四季节令依旧盎然焕发的美丽生命，是捧出了玫瑰的双手，是指缝中散发的清幽余香。它时而淡雅时而馥郁，时而澄澈明亮，时而沁人心脾，是我熟悉又陌生的一种审美体验。

沈煜先生诗集出版后，各位诗友群友和诗歌爱好者，也以微信电话等各种途径向他表示祝贺：沈煜先生是安徽合肥市人，作品涉及面广，堪称文学创作“多面手”和百花园地辛勤的耕耘者。纵观沈煜作品，尤其诗歌是他的拿手强项，也是多数读者所欣赏所喜爱的。心在哪里，爱就在哪里，收获也就在哪里。沈煜热爱痴迷诗词已深入骨髓，正因他有这种源于内心的动力和兴趣，才能下苦功学习钻研新诗的写作技巧和方法，掌握和诵记传统诗词的格律韵味和经典名篇，佳作频出，多次获奖，深受读者的好评。《秋水》一诗一九九二年在《安徽日报》发表后，被安徽教育出版社选入《中学生记叙文》写作训练教材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，读者面进一步扩展。沈煜用心品味人生，用爱滋润诗词。他的有些优秀作品在《庐州诗苑》《安徽吟坛》《中华诗词》《诗词世界》等报刊杂志发表后引起诗友频频赞叹。

沈煜来自贫苦家庭，十七岁从军，在革命熔炉中成长，直至转业到地方从事行政工作。在繁忙工作中坚持他的文学创作爱好实属难能可贵！正因为他的成长经历造就他的诗作充满正能量，彰显家国情怀。有泥土的芬芳，有爱情的纯真，有对事物的思辨，有对正义的歌颂，有对美好的憧憬，有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！作为沈煜先生的读者，在祝贺《秋水无痕》诗集问世之时，期望能看到他更多更好的新作问世！我们也会一直关注和力挺着！

愿沈煜先生成为“诗坛”一卷不得不阅读“秋日胜春潮”的诗篇！

## 腊月的味道

□ 合肥 范家生

“快起床，今天天气好，把被子洗一洗，过年啦！”虽然放寒假了，但母亲还是把我和弟弟从暖和的被窝里揪了起来，把被子给拆了，放到大木盆里，倒上冷水，接着从锅里舀来热水，混成温水后再倒进洗衣粉。母亲挽起袖子，把几床被里和被面在水里拎起放下、拎起放下……吃完早饭，母亲和姐姐便开始洗，洗完拿到门前的池塘里反复漂洗，拧干后挂在门前两棵树之间的绳子上，为保险起见，母亲将以前的晾衣绳换成了父亲挑稻把的粗绳，以防意外。

腊月虽然寒冷，但太阳公公很慈祥，好像他也知道家家户户要过年了一样，非常慷慨、非常利索地将被子上的水分吸收去了。太阳还没下山，姐姐就在门前扫出块干净的地方，铺上干净的塑料布，然后与母亲一道把被里放到上面，衬均，抚平，再铺上已经晒得松软的棉被，覆上被面，把多出的被里从四周反折到被面上，四个角还折叠成三角形。接着母亲和姐姐戴上顶针，捏着五六公分的长针，一人一边开始缝被……夜晚，躺在被窝里，被子有阳光的味道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母亲就对我们讲，今天晚上发面明天蒸馒头包子，你们晚上睡觉要老实点。我和弟弟高兴地答应着。吃过饭收拾完，母亲便把以前做面食留下的面头找了出来，用温水泡开，再兑些面和上大盆，然后用干净的白布包裹好放到我和弟弟的被子脚下，等到半夜的时候再起床和面。哎呀，什么时候母亲和姐姐起床和的面，我和弟弟怎么不知道呢？！草草地吃完早饭，收拾好碗筷，蒸馒头包子就开始了。这可是大事，乡亲们自然相互帮忙。小小的厨房，氤氲的热气，让我享受到了麦香的味道，丰收的味道。

刚准备写寒假作业，村西头的吴大爷就夹着红纸来了。“家生，帮忙写个春联呗！”“大爷，我正准备写作业呢。”母亲连忙在旁吆喝：“叫你写你就写，作业回头再做！正好，把家里的春联也写喽。”得，赶紧放下手头的作业，找来毛笔和墨汁。其实，生产队里三个高中生，就我学

习成绩差，但毛笔字我写得最好，当然还没有我的钢笔字好。不会编内容，但每年春节前，我会从镇上的新华书店买回来一本小册子，后面有两三张纸的春联，照葫芦画瓢总是可以的。

纸张太大，得想办法裁剪。于是，找来母亲缝衣服的线团，扯上长长的一截，一头拴在大桌腿上，另一头放在桌子上。把红纸按要求叠好，将线从开口处放进去，一拉线，红纸便服服帖帖地裁好了。然后再按照对联的字数，把长长的红纸均匀地分好、叠好，接着就可以开写了。

秋收过后，父亲就同生产队里的其他叔叔伯伯一道，在大队的统一组织下外出修水库。用父亲的话讲，“扒水库”。可能父亲与我说过，也可能没有说过，直到父亲四年前突然去世，我一直都不知道父亲那年是在哪里扒水库、扒的什么水库，但记忆里，却始终铭记着那年腊月他回来的情景。

天色已晚。母亲坐在纺车前纺线，左手拿着棉花，右手摇纺车摇把。随着纺车轻轻地、缓缓地转动，母亲左手的棉线越续越长，棉花越来越少，接着摇把一个反转，母亲手中的长线便缠绕到钱锤上去了。而此时，我们姐弟仨正围在土制的火盆边，点燃玉米瓢或者木柴，弟弟和我人手一只饭勺，里面放上几粒黄豆或玉米，烤呀烤，烤呀烤……“嘭”的一声，就爆出个花来，那叫个香，什么汉堡包、肯德基、麦当劳都无法褪却那份久远而又美好的记忆。忽然，门被推开，父亲一头撞了进来，我和弟弟兴奋地叫了起来，母亲也高兴地放下手中的活计，姐姐赶紧找脸盆毛巾暖瓶给父亲洗脸……父亲的归来，让两间茅草屋充满了更多的笑声和快乐，尤其是我和弟弟，终于可以玩鞭炮了。

去年春节带儿子回老家陪母亲过年，我们父子俩又玩起这样的游戏，突然间就让我感到，腊月，就是家的味道，团圆的味道，幸福的味道。

